

悲情与拯救： 历史上的难民潮

文 宋洁

2015年9月3日，3岁男童遗体被冲上土耳其海岸的照片让人们心碎。照片中的男孩儿身穿红色T恤和短裤，面部朝下趴在沙滩上，这仅仅是大批的来自中东和非洲难民蜂拥来到欧洲寻求避难的一个缩影。

2015年12月9日外媒报道，美国《时代》选出德国总理默克尔为2015年度风云人物。当选理由之一是她对叙利亚难民的处理让她成为“欧洲的良心”。

2015年12月14日路透社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周日称，想要“大幅减少”进入德国的难民数量；这暗示默克尔在党代会前夕就党内对其开放性难民政策的批评采取了妥协。

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危机仍在持续中。

出埃及记

历史上最早的难民是古埃及时期的犹太人。

犹太人古代称为希伯来人，最早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鼎盛时期就有他们的身影。公元前1800年左右，犹太人由于信仰冲突，受到了古埃及法老的迫害，沦为难民，离开了他们生活了400年的埃及。经过了四十年的艰辛跋涉，到达了古迦南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王国，并诞生了《摩西十诫》等经典著作，开创了犹太人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消灭了犹太人的国家。尤其在古罗马统治时期，罗马人把犹太人全部赶出圣城耶路撒冷，犹太人再次作为难民开始向全欧洲迁徙。犹太人的迁徙给当时处于落后的农牧

社会的欧洲，带来了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推动了欧洲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登陆北美洲

英国人早在15世纪末就开始在北美探险。大约是16世纪初，哥伦布发现了北美新大陆。此后，大批因经济及宗教等原因的难民迁徙到美洲大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的“五月花”号带来的是一批分离派清教徒，船上的签署公约的41人被称作“始祖移民”。

19世纪上半叶开始，在整个欧洲，由于工业革命使传统经济解体，生产力的提升使得大量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欧洲革命运动兴起，社会动荡，欧洲人向往美国。美国的工业极大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这期间主要是由贫困的 »

拓荒者、流放的囚徒、在国内无法得到认可的清教徒、渴望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等组成的难民来到了美国。

1815年至1860年,前往美国的约有500万人,其中爱尔兰人约200万,德国人大约170万,另外还有大约75万人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还有少数来自瑞典、挪威、瑞士和荷兰,组成了美国的雏形。到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工业强国,1884年工业生产的净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1919年工业生产比重已经占65%,来自欧洲的熟练技术工人、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等对此阶段的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纳粹德国的反犹

在欧洲,对犹太人的排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就把犹太富翁夏洛克塑造成类似于残暴、贪婪、嗜血成性的恶魔形象。

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犹太人成了资本主义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刺激了犹太人与欧洲其他民族的矛盾。19世纪末期,由于东欧的犹太人遭受迫害加剧,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始逃离此地,大多数投奔美国、加拿大和西欧。此阶段共有大约两百万犹太人到达美国。

纳粹早期,犹太人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新闻、医疗、金融、法律和教育的垄断资产阶级对犹太商人非常痛恨,千方百计想取而代之。

“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顶峰,发生了灭绝约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几乎彻底摧毁犹太人在欧洲2000年的文化历史沉淀。1933年至1945年有20多万欧洲犹太难民到美国,其中许多是各行业精英,此次难民尤其以科学家著称,除了大众最熟知的爱因斯坦,还有火箭总设计师冯·布劳恩、经济学大师费里德里希·李斯特,维尔纳·海森堡、费米、哈恩等众多核物理学家。美国,正是由于大批犹太科学家的帮助,使得美国战后科技实力迅速飙升,超过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



美国犹太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对美国贡献的平均数,美国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不到3%,但其贡献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特别是在科学、教育、经济、政法等领域,有的甚至成了犹太人从业的传统领域。在法界,20世纪70年代,犹太人律师占比达20%,司法部门的犹太从业者占比达33%。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美国科学家当中,犹太人占了近30%,美国东部名牌大学的教员中33%是犹太人,医生当中有10%是犹太人,宇航局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中,曾经有过高达60%的犹太人。美国电影制片业是犹太人开创的,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是华纳公司拍摄的,华纳兄弟全是犹太人,另外十大制片公司的奠基人也全是犹太人,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是犹太人。互联网行业里,犹太人也有一席之地,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是犹太人。

冷战时期的难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形成了冷战格局。

在这种冷战思维主导下,从1949年到1961年,大约有310万德国人,从民主德国来到了联邦德国。1978年12月3日,第一批越南“船民”乘坐“海虹”号油轮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德国汉诺威。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难民,都毫无例外在西欧国家受到了热烈欢迎。在经济层面上,逃亡而来的劳动力是西欧国家重建家园的重要资源,对于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求,西欧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面对战争导致的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以联邦德国为例,1961年与土耳其,1964年与葡萄牙,1968年与南斯拉夫,1963年、1966年两次与摩洛哥,1965年与突尼斯签署引进劳工的协议。据德国移民与难民局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500万外国劳工来到了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由此进入了“客籍工人的时代”。

包含难民在内的“客籍工人”的居留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需要在服务期满后回国。这种“客籍工人”的流动性,一方面,在防止外国劳工的长期滞留、降低在联邦德国的外国人的数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客籍工人的流动性也不利于工作技能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于是,联邦德国政府力图使那些具有相当工作技能的外籍劳工留在德国。同时,外籍劳工也在努力谋求在德国获得长期居留许可。于是,当时联邦德国政府对客籍工人提出,那些不想与自己出生国的家庭分开的外国劳动力,只能二者选择其一:要么返回自己的家乡,要么全家迁到德国来。最终有300多万人留了下来,并随后通过家庭团聚

政策举家迁到德国。

“二战”后的欧洲当时正处于战后百废待兴、经济腾飞的阶段，急需劳动力，那些客籍劳工和难民都很快被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吸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复兴。然而随着欧洲经济增速放缓，难民人数不断增高，引出无数问题。以德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社会对于当年过于宽松的庇护政策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政界也逐渐引入削减补贴、集中住宿等管理方式，希望能够对难民潮起到一定的阻吓效果。随着冷战结束、德国统一，德国社会对于外来难民的不满达到了高峰。1992年是德国历史上并不光彩的一年：在德国申请庇护的人数在这一年达到了创纪录的438191人，而留存在全世界记忆中的，却是前民主德国城市罗斯托克的居民为暴徒在围攻难民住所多日之后公然纵火而高声叫好，使索林根等地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土耳其裔居民死于非命。

欧洲难民潮

此次叙利亚难民问题，其实从2011年已经开始，但是2015年9月3日一张小男孩儿的海滩的照片，才真正地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9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率先表态，让滞留在匈牙利的多数叙利亚难民前往德国寻求避难。2015年全年，德国预计将接收大约80万份避难申请。9月5日，德国和奥地利正式决定开放边境，接收滞留在匈牙利边境的数千名难民。当天，第一班满载着难民的列车到达慕尼黑火车站，聚集在车站的德国民众手持救济物资、气球和糖果，献上了他们的热烈欢迎。据《纽约时报》报道，从9月5日晚一直到9月6日，数万名聚集在慕尼黑的难民在德国政府的安排下，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德国的各个城市，其中多特蒙德被分配到了1500人，布伦瑞克650人，萨尔费尔德470人。仅仅在难民们到达德国国境的两天内，已经有近两万名难民在社会各方的迅速安排下开始新生活。当地时间9月7日凌晨，德国政府初步达成解决难民危机的方案：紧急调拨约60亿欧元资金以供使用，其中30亿欧元将拨付给接收难民联邦州和市镇；德国一方面做出阻止难民的进一步涌入的措施，一方面加大了对叙利亚战争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支持力度。会议做出决议，提高难民资格审核效率，将把阿尔巴尼亚、黑山和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列入“稳定地区”名单，对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的审核门槛将显著提高；对难民的大部分现金补贴将被实物补贴取代，社会保障也将大幅缩水；对于未通过审核的难民，强制遣返的期限将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以内。德国联邦警察未来3年将扩招3000人，以应对



不断增多的避难申请。

10月11日期间，难民数量高达每周1万人，日益增多的难民数量让德国着手采取多项措施收紧难民政策。在欧洲其他国家，反难民的情绪也在抬头。有的国家政要放言欧洲应“砸钱”堵住难民，有的国家政府登广告劝难民别来。难民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有关难民在欧洲强奸、杀人的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这次涌向欧洲的难民和1975年美国接收的首批越南难民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可以使用流利的英语、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门技术的当地中产阶级，能够有力地补充近些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欧洲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按德国官方统计，目前德国国内存在57.4万个职位空缺，很多企业内部空缺的职位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难民潮可以给德国提供很多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比如工程师、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等。而且，德国不仅仅需要工程师，也需要诸如医疗护理人员这样的非高学历劳动力，这些领域的工作非常适合难民。这些高素质的难民的到来一方面可以提高本国生产力，另外也降低了本国企业的人力成本，同时压制了本国居民的人力成本预期。在整个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北欧联合银行欧洲首席经济师桑特就表示：“2015—2016年度，德国GDP有望实现0.25%的增长。”他的理由是德国政府增加了在安置难民方面的开销。“每年安置照管一名难民大约需要12000欧元的开销，”桑特说，“这将总共增加54亿欧元的财政开支，约占2015年财政预算的0.2%。”这相当于一项小的刺激经济政策。当然，难民问题对欧洲是一把双刃剑，宗教问题、高出生率问题、犯罪问题都将接踵而至。

悲剧引发了同情，如何良性地安置这些难民，如何处理难民与本土国民的利益冲突，帮助其快速融入欧洲社会，是当前需要着手解决的现实问题；而如何去除难民产生的根源，使悲剧不再产生，才是人们长期面临的根本问题。Ⅷ